

集部

體為對屬愚攷唐宋間文章其弊有二曰俳體曰文體為方語而切對者此俳體也自漢至隋文人率用之中間變而為雙闗體為四六體為聲律體至唐而變深至宋而變極進士賦體又其甚焉源遠根深塞之非易晦翁又謂文章到歐陽曾蘇方是暢然所謂欲變不能者豈特四六也哉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為四六但四六對屬之文也可以文體為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為之則專尚於理而遂畧於辭昧於情矣俳律

卑淺固可去議論俊發亦可尚而風之優柔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非特此也賦之本義當直述其事何嘗專以論理為體邪以論理為體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箇韻爾賦於何有今觀秋聲赤壁等賦以文視之誠非古今所及若以賦論之恐坊雷大使舞劍終非本色學者當以荆公尹公少游等語為法其曰論體賦體傳奇體既皆非記之體則文體又果可為賦體乎本以惡俳終以成文舍高就

下俳固可惡矯枉過正文亦非宜俳以方為體專求於辭之工文以圓為體專求於理之當殊不知專求辭之工而不求於情工則工矣若求夫言之不足與咏歌嗟嘆等義有乎否也專求理之當而不求於辭當則當矣若求夫情動於中與手舞足蹈等義有乎否也故欲求賦體於古者必先求之於情則不刊之言自然於胸中流出辭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於俳無邪之思自然於筆下發之理不求當而自當又何

假於文胸中有成思筆下無費辭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按劒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以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於風比興雅頌之義焉然後得賦之正體而合賦之本義苟為不然雖能脫於對語之俳而不自知又入於散語之文渡江前後人能龍斷聲律盛行賦格賦範賦選粹辯論體格其書甚衆至於古賦之學既非上所好又非下所習

人鮮為之就使或為多出於閒居暇日以翰墨娛戲者或惡近律之俳則遂趍於文或惡有韻之文則又雜於俳二體衮雜迄無定向人亦不復致辨近年選場以古賦取士昔者無用今則有用矣嘗攷春秋之時覘國盛衰别人賢否每於公卿大夫士所賦知之愚不知今之賦者其將承累代之積弊嘎啾咿嚶而使天醜其行邪抑將侈太平之極觀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邪則是賦也非特足以見能者之材知而

亦有關吾國之輕重學者可不自勉嗟夫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古體高乎哉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古體遠乎哉慎勿以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心以自阻

宋子京

圜丘賦

賦也雖規規模倣然語極工麗猶是强追古躅者若視當時五鳳樓等作則又淺陋於此矣葢宋賦雖稍脱俳律又有文體之弊精於義理而

遠於情性絕難得近古者

若夫天地之區既奠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陋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奎運也畿函鎬保界之陋鄗周雒河灃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古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偉兆於遐葉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衷神之對神宗

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譪列聖以蒸衎總萬靈而賔筵翕降鑒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上乎委粟漢肹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末光絶炎況並駈而齊肩哉敢問圜丘之狀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遡朱鳥以高蟠兮緊搖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榮泉滋滲乎其趾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衞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甾其翳脩之平之其坎其畷上

三垓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糊頳重營界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罰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雎之在汾澨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宫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禓以蒼蒼兮鼎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曼衍乎坎間兮有司守燎粲爛乎壝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强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掐翠黄之麗麗合蕭薌於欽紫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隤祉奮光明於亡窮踆

乎已事罔不有恭若乃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使禮動
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罄一純
以盡意君子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
取至誠之為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
寶時國聽之所憑厚靈心之所翔會駐皝寶於飈歘貴
皇圖之方志彼草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穜
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

成者鼓吻而極歡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怪溺丘明而好巫獨圜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佁儗而未之思數遂作頌曰屹圜壇赫昭昭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輦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歐陽永叔

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三人相繼迭起以其文擅名當世

傑然自為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愚按此言則宋朝古賦可知矣

秋聲賦

此等賦實自卜居漁父篇來迨宋玉賦風與大言小言等其體遂盛然賦之本體猶存及子雲長楊純用議論説理遂失賦本真歐公專以此為宗其賦全是文體以掃積代俳律之弊然於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風遠矣后山談叢云

歐陽永叔不能賦其謂不能者不能進士律賦爾抑不能風所謂賦耶迂齋云此賦模寫工轉折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自是文中著翹者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

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烈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凄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

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為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蘇東坡

晦翁云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為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辭為有發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晁補之云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泛江以為遂無吳矣而周瑜黄蓋一炬以焚之公謫黄岡數遊赤壁下葢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涌慨然懷古猶壯瑜事而賦之云

屈原廟賦

賦也雖不規規於楚辭之步驟中閒描寫原心

如親見之末意更髙真能發前人所未發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宫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然髙舉以逺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

强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
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導余以上訴歷九關
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
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
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
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
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
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

之不吾與違國去俗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前赤壁賦

中間賦景物處俊爽之甚謝疊山云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絶倫之識不能為也瀟灑神奇出塵絶俗如乘雲御

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

不挂之齒牙間亦不足以入其靈臺丹府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虚御風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

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

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篇中如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及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髙月小水落石出等句更是賦景物妙處

是歲十月既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

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葢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翻過林臯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

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蘇子由

公嘗與兄子瞻同出屜祠而並賦愚謂大蘇之賦如危峯特立有嶄然之勢小蘇之賦如深溟不測有淵然之光又子由黄樓賦畧序云熙寧十年七月河決澶淵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守為水備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二丈八尺子瞻廬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水既涸子瞻曰

不可使徐人重被其害乃增築徐城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轍登斯樓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賦東坡嘗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反以為不如蓋子由為人不願人知故其文似其為人及作黄樓賦乃稍自震厲若欲以警憒憒者便以為僕代作此殆見吾善者機也

屈原廟賦

賦而雜出於風比興之義反覆優柔沈著痛快

以古意而為古辭何患不古

凄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位直遠兮誰復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酒吁嗟神兮生何害九疑陰兮湘之渓鼓桂棹兮蘭為舟横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壙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墻兮絳九州中有長隧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為輪兮斲冰以為輈柏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為余驂秉慘然慭予之强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

若林梧百夷以太息兮焦衍為余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余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予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余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黙黙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處以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

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余此歎忽反顧以千載兮

喟故宫之頽垣

黄樓賦

賦也雖不及他義然無當時文體之病嘗謂自

漢以來賦者知賦之當麗而不知賦之當則自

宋以來賦者雖知賦之當則而又不知賦之當

麗故各墮於一偏正所謂矯枉過正者也此篇

却有麗則意思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泰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而自退樓流枅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潺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兹樓以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林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横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
偕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嵬峩相重激水
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蕩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淮為濤淵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户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汹汹於羣動聽淵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
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
客釋然而笑頹然既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超然臺賦

賦也語亦精其宋之近古者歟

東海之濱日光所先歸高臺之淩空溢晨景之潔鮮幸
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間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
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

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
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
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
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淡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
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路艱飛鴻往而莫
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浮兮寄流枿於海壖
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
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涕瀾誠達觀

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之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者耶

蘇叔黨

叔黨以文章馳名時號小東坡嘗隨侍東坡過嶺作

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嶺南有颶風每作時雞犬為之不寧

颶風賦

小坡此賦尤為人膾炙若夫文體之弊乃當時所尚然此賦前半篇猶是賦若其思子臺賦則自首至尾有韻之論爾文意固不害其為精妙而去六義之賦遠矣

仲秋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余曰海氛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盡備之語未卒庭戸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風之六鷁襲土囊之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驅爾少焉排戸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濤瀾褰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

奔戲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蹶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揩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悅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頹闕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為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嘘

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摇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之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黄山谷

山谷長於詩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不詩若者以其大

有意於奇也晦翁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
自長如離騷只是平白説去自是好後來黄魯直恁
地著氣力做只是不好

悼往賦

賦也起二句有比義中間發乎情有風義山谷
諸賦中此篇猶有意味他如江西道院休亭煎
茶等賦不似賦體只是有韻之銘贊如此類例
不復録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彷彿兮夢與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概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為此夢也憑須臾之不可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余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曩時之屐聲擊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沫雖飄飄其日敗兮吾不

忍改此佩愁亹亹其中余兮如醒酒之不化剡别離之
幾時兮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
一無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
物而造適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缶兮
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
甚粗飲泣為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之母憂來泣下不
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浸化兮天地尚不
能以朝暮目煢煢而不寐兮夜亹亹而過中雖來者猶

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秦少游

東坡作黄樓時少游客彭城樓成因使賦之

黄樓賦

賦也子由黄樓賦其漢賦之流與少游黄樓賦

楚辭之流與

惟黄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横出兮干

雲氣而上征旣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艧

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夫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揺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神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客

醪以為壽兮旅殽核以為儀儼雲霄以趍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鳴起而參差悢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故變之相詭兮猶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韙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蚋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儒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相羊

湯泉賦

賦也雖全是賦體而其體猶近古但其中衆體
家雜故不能純乎古

大江之濵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
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為虎鬚洑為魚目
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
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蒞於
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

魄償其負耶丹砂硫黄金石之氣酷烈之所激邪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氷旱焦山兮不竭或其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憊筋淫血欣節泊之躉游怳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頮則膚悦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暍此又何其然邪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隂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瀵以流焦溪之肓蔓之飾沸潭謝聲耴之游其餘

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狂一國裒玉乳以中涵横金絲而徑度詭品謬名紛莫為數或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飛掩褥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忻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途曰畢沸兮滂沱奮此泉兮被山阿吾惟濯沐兮不知其他

張文潛

文潜與山谷少游晁補之同出於蘇門時號為蘇門四學士

病暑賦

賦也全用招魂大招意脉鄰於騷人之賦矣張子平四愁詩亦用此體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髙峯蔭白雲之摇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憀憀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

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晦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揷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旣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趍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氷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

剟空廬之湫卑兮甚黿蝎之踋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蝎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
飽食以安寢兮瑩枕氷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兮乃聖賢之髙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大禮慶成賦

賦而雜出於雅頌其閒多步驟相如子雲孟堅
諸作脫其意而異其辭初不拘於架屋下之屋
樓上之樓者也中閒化腐為奇處正可學後學

知此則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何患語言之陳腐哉若曰傷於精刻則荀卿諸賦已然此何必議

維宋六世壬申仲冬將有事於南郊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輔建虹霓之修竿兮颺彗星之飛旒存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立以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藹天子粹然玉潤健然天運望宮門而

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
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干
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
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
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祐而念功兮顧禰室而
感親聖孝油然發中在位望而含辛霽陽告旦祥飇掠
塵從我髦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旣逶逶遲
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汹汹業業海運而天星靈旗洪旆

翕赫歘霍兮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騖憯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矢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攙搶執飛廉圉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坦其迤遞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顏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歘成兮湧

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閾飛甍鬬桷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鄧漫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霆之蹕既震汹謦之聲咸寂敞齊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讋鬼愕望舒騰精以燭霄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

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
搒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陽遠為融風赫赫曦曦煌煌
輝輝列次之士野乇之師歸如酌醇而御兼衣黃流汪
洋璧玉照徹祥祲衡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悦
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烈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
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鶩兮祝
融焜煌而上征開閶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
錫蓋兮方獻與岳輸固兮寘効濡於是禮備樂成鑾車

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庚恩流百川北包大
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動風傳
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
復其伍効伎呈才千鐃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
休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皇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
格兮柔祇並立儼牲壁兮文祖右坐臨有赫兮於惟祖
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
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如一日兮三載一祀年

萬億兮

洪舜俞

老圃賦

賦也雖未免簇事然治擇精援引工亦得鮑謝之祖者也

嗟余生之剌乖甘偭密而即疏痛凪隤其倦游羸盤薄乎閑居老旣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澤曳坐閱相牛之經閑抄種樹之書五十步兮野園數百步兮破廬一禿翁

以自樂羣癡兒而共鉏氷解寒祛霏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揖甲怒長鮮莢蔚扶涉熟成趣驩然忘劬翁旋耡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鴽醪施蓼蠦排醢侑葅蔌蒲羞鼈食芤薦魚芥醬且蕺蔥渫且朐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巳多乎燧人庖犧氏之初而况織翠屠蘇殷紅氍毹淋漓觴斝轟豗鍾斝猩唇豹胎之鼎素黿紫駝之廚始饞涎其趍新中便腹而厭餘於是葷臊望風而引卻芳辛候色而應須擷翠茗於崑丘

撥瑶頭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萍虀祁寒而暖敷行以白玉奉之緑珠五侯鯖兮遜美天酥酡兮失腴此其遇合不啻初識之機雲晚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遲竹屋槿籬蓴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未辨黄粱之炊荻生而河豚上橙熟而蟹螯肥指雖動而莫訓腹不負其幾希已而凌寒采薇近陽刈葵祛萱堂背擔芹澗湄饞黄獨之雪苗筐白薤之露虀茗蘼蕪以滌煩醪枸杞而補羸冷淘煮兮槐葅餺飥斫兮虀

滋泫膏硎兮雹突飫糞火兮蹲鴟酣糟紫薑之掌沐醢青蔯之絲雲蒸罌粟之乳濤洶胡牀之麋輪囷鵝鴨之瓠鬱屈龍蛇之芝婆娑熊蟠之菘藍髮參虬髯之蒞鱔朶子兮梭魚鼈解裙兮樹雞竹競綳兮稚子蕨初拳兮小兒以至大華之藕黃河之菇婆羅之波稜大宛之苜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峁蹄與夫蜀之雞蘇龍鶴椇脯加皮名器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涼氣分王衰芼擇加精調胹得宜香聞爽心味適解眉有舉按之接敬無轑釜

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甦文園之渴療首陽之饑彼其石芥老而逾勁苦筍少而已奇薢有拂士之風菊抱幽人之姿回視蔓菁隨地而易質薯蕷視人而變形曾不滿乎一噬矧肯數乎惡苣邪蒿薰蕕而織荽然是蔬也進不榮於珥貂鳴玉之齒退不豪乎洒削胃脯之顚煙雲歊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簸蕩乎朝吟之脾與齋鉢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脩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

重銀笳為涪翁而姸與其見賞於肉食之鄙孰若托名於悴茹之賢蓋窮患姱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粥達患幼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箸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皎白駒之束芻毋金玉兮爾音

古賦辯體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賦辯體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古賦辯體卷九

元　祝堯　撰

外錄上

嘗觀晁氏續騷以陶公歸去來辭為古賦之流疑其詩流為賦賦又流為他文何其愈流愈遠邪又觀唐元微之曰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而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賛文誄箴詩行吟詠題怨歎章篇

操引謠謳歌曲詞調自操以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等樂由詩以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愚謂二十四名或為文或為詩要皆是韻語其流悉源於詩但後代銘贊文誄箴之類終是有韻之文何可與詩賦例論亦嘗反覆推之然後知後代之賦本取於詩之義以為賦名雖曰賦義實出於詩故漢人以為古詩之流後代之文間取於賦之義以為文名雖曰文義實出於賦故晁氏亦以

為古賦之流所謂流者同源而殊流爾如是賦體之流固當辯其異賦體之源又當辯其同異同兩辯則其義始盡其體始明此古賦外録之辯所以繼於古賦辯體之辯也歟夫自帝王之書有明良之歌五子之歌詩文雖互見而詩體實自異及聖人删商周之詩為一經而詩體始與文體殊趍然論詩之體必論詩之義詩之義六惟風比興三義真是詩之全體至於賦雅頌三義則已鄰於文體何者詩所以吟詠情

性如風之本義優柔而不直致比之本義託物而不正言興之本義舒展而不刺促得於未發之性見於已發之情中和之氣形於言語其吟詠之妙真有永歌嗟歎舞蹈之趣此其所以為詩而非他文所可混人徒見賦有鋪叙之義則鄰於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義則鄰於文之明理者頌有褒揚之義則鄰於文之賛德者殊不知古詩之體六義錯綜昔人以風雅頌為三經以賦比興為三緯經其詩之正乎緯其

詩之葩乎經之以正緯之以葩詩之全體始見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復叙事明理贊德之文矣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以此賦之源出於詩則為賦者固當以詩為體而不當以文為體後代以來人多不知經緯之相因正葩之相須吟咏無所因而發情性無所緣而見問其所賦則曰賦者鋪也如以鋪而已矣吾恐其賦特一鋪叙之文爾何名曰賦是故為賦者不知賦之體而反為文為文者不拘文之體而反為賦賦

家高古之體不復見於賦而其支流軼出賦之本義乃有見於他文者觀楚辭於屈宋之後代相祖述續騷後語等編中所載如二招惜誓以下至王荆公寄蔡氏女邢敦夫秋風三疊皆本於騷猶曰於賦之體無以異他如秋風絶命歸去來辭等作則號曰辭弔田横茛弘等作則號曰文易水越人大風等作則號曰歌雖異其號然取於賦之義則同葢於其同而求其異則賦中之文誠非賦也於其異而求其同則文

中之賦獨非賦乎必也分賦中之文而不使雜吾賦取文中之賦而可使助吾賦分其所可分吾知分非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曰賦而遂不敢分取其所可取吾知取有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他文而遂不敢取此正魯男子學柳下惠法也賦者其可泥於體格之嚴而又不知曲暢旁通之義乎今故以歴代祖述楚語者為本而旁及他有賦之義者因附益於辯體之後以為外録庶幾既分非賦之義於賦之中又取

有賦之義於賦之外嚴乎其體通乎其義其亦賦家之一助云爾

後騷

楚臣之騷即後來之賦愚於前已屢辨之然愚載屈宋之騷而未及於後來之為騷者則以賦雖祖於騷而騷未名曰賦其義雖同其名則異若自首至尾以騷為賦混然並載誠恐學者徒泥圖駿之間而不索驪黄之外騷為賦祖雖或信之賦終非騷亦或疑之

矣故先以屈宋之騷載之為正賦之祖而別以後來之騷録之為他文之冠有源有委而因委知源有祖有述而因述知祖則古賦之體或先或後同源並祖於此乎辨之其可也葢其意實與續騷及楚辭後語之意同然不敢自並前脩故少異其號謂之後騷焉

招魂

楚辭辯證曰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謂之傳晦翁葢引晁補之本為據而言也愚按晁氏續騷九辯招魂大招惜誓弔屈原鵩賦哀時命招隱士凡八題悉謂之傳葢原為作者玉乃述者爾然玉之九辯精於招魂故昔人並稱之曰屈宋是以載九辯於騷篇之後以

為賦家之祖而以招魂至招隱録於此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以為招魂而楚俗乃以施之生人王閔原放逐恐其魂魄離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然其間全是比賦義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眛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寱夢通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常幹體

何為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爍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銷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五

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氷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嬉同)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

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珠綴刻方連些冬有突於叫切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
迅衆些盛鬋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
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
禄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
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
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
騎羅些蘭薄戸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

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穱麥挐(汝居切)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而)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霍)蠵厲而不爽些粔籹(汝)蜜餌有餦(張)餭些瑤漿蜜(冪同)勺(酌同)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當作阿字)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嬉同)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

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填田鳴鼓些宫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俞蔡謳奏大吕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揺虡揳戛梓瑟些娱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措同些結撰至思蘭房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

居此亂曰獻歲發春兮汩聿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尖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惜誓 史記漢書載賈生弔屈鵩鳥二賦而無惜誓一篇晦翁據洪興祖說謂其間數語與弔屈

辭指畧同意為生作無疑又云黄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此語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愚謂此比而賦也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於糾切虬渠糾切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叶方無切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虖

神明叶音謨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叶孚光切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平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知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遭同回而不息

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叶杭或推迻同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川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源而流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叶光已矣哉

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海以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叶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以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漢莊忌

哀時命

忌梁孝王客也孝王好客招致四方游士忌與鄒枚輩皆以善辭賦客於梁愚謂此篇出入比賦兩義亦騷體之雅似者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

扳攀援兮徠同求者不可與期志慽恨而不逞兮抒常與切中情而屬燭詩夜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叶謨悲切欿坎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叶央擥瑤木之橝覃枝兮望閬風之板坂桐弱水汩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徬徨悵惝

倘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晼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疲兮蹇邅徊而不能行叶杭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漓而縱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同扶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叶杭上同鑿枘於伏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

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為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室攜兮隴廉與孟娵鄒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眛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憾憾志欲憾而不憺淡兮路幽眛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

兮𤇾欲（坎）切而永歎（平）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涫（管）澫（沸）

其若波握剞（掎）劂（厥）而不用兮操規矩而無所施（叶疎何切）

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猿狖于櫺檻兮夫

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

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箟簬雜於廢蒸兮機

蓬矢以䠶（射同）革負擔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腰同）而不可得

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隿（弋同）肩傾側而不容兮

固愜（挾）腹而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

垢叶古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非其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平求於仙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為耦使梟楊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虎以容與魂眐征眐以寄獨兮汩聿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叶胡威切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

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於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而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叶胡戈切）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叶七何切）概（溉同）塵垢之狂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嗼（漠同）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紓情時曖曖其將罷（平）（疲）

兮遂閔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懐瑶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墬古地字之若過兮忽爛漫其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招隱士

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賔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大小雅此乃小山篇中之一愚謂興而賦也其間用楚招意晦翁云此篇視漢諸作最髙古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樛同）山氣巃（嚨）嵸（總）兮石嵯峩谿谷嶄（巉同）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叶留）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弗）心淹留兮恫（通）慌惚罔兮沕（勿）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吟）碕（綺）礒（蟻）兮硱磳（增）磈（於鬼切）硊（魚毀切）樹輪相糾兮林木茷（拔）骫（委）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髓）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吟）兮峩峩（蟻）淒淒

兮漇漇流綺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漢揚子雲

反騷

子雲少好詞賦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乃撫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原晦翁云雄固為屈原之罪人此文乃離騷之讒賊他尚何說愚謂雄之行先賢辯之詳矣然此文亦學者所當知故錄於此

有周氏之嬋嫣兮或㫒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叶胡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淮往同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闢同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背衡兮履欃槍以為基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四而質𪉈資娵娃之珍髢係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

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卷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狖擬而不敢下靈脩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古荷字之綠衣兮被芙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衣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綽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曄曄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

走乎彼蒼吾（梧同）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中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荔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冢）申椒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醑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沈）身於江皋纍既𤇾（古攀字）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

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瑶臺之逸女抨(伻)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一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崑崙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淹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匪)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

浴之振衣棄由冊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唐韓退之

訟風伯

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為此厲雲以比君子欲施而不可得近於詩投畀有昊之義愚謂此比而賦也

維兹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摇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

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㫖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醲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享羅池

柳子厚守柳州死而柳民廟之於羅池退之作迎享送神詩梅翁名之曰享羅池愚謂此篇賦

也其體自九歌中
來亦幾逼真矣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汩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乗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玉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歳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杜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宋王介甫 安石

寄蔡氏女 荆公女也妻蔡卞

晦翁云其言平澹簡邃翛然有出塵之趣愚謂此興而賦也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遥遥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娟兮常茂○柳蔫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班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

梁兮以苫蓋緑隂隂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兮長歎

宋黄魯直庭堅

毀壁

山谷此篇為其女弟而作也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晦翁以為賢於他語愚謂此賦也

毀壁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羞桃葅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

歸來兮逍遥采芝之英兮禦飢○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氷畸於世兮天脱其纓愛胥人兮生寘寘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末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遥西江浪波何時平○山岑岑岑兮猨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去道法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遥增膠兮不聊此暇晦翁云卒章疑有誤字

宋邢居實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

居實恕之子少有逸才大為蘇黄諸公稱許其為此時未弱冠晦翁云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念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愚謂此興而賦也而賦中亦有比義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一美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鵾梟晝號兮

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為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顧言思子兮使我心怦○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為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遥顧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辭

休齋云詩變而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風騷之聲而尤簡邃者恩謂辭與賦一體也特名異爾故古人合而名曰辭賦騷號楚辭漁父篇亦號辭是其例也

漢武帝

秋風辭

序云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文中子曰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休齋曰此辭一章凡易三韻其節短其辭哀此辭之權輿乎前則二句

一叶自泛樓船以下五韻一叶錯雜成章亦楚辭之體愚謂此興而賦也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〇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息夫躬

絶命辭

躬在哀帝時以上變告東平王雲封侯後數上書言事險詖自知其危故作絶命辭後竟以罪

誅死晦翁云躬利口作姦死有餘責此辭特以其高古似賈誼故録之愚謂此比比而賦也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淡飈颷

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亡身自繞罔兮宼

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桓瀾心結愲骨兮傷肝

虹霓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叶歸比也痛入天兮嗚嘑呼去聲

冤際絶兮誰語仰天高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

為我唫浮雲為我隂嗟若是兮欲何之撫神龍兮擥其

須叶閭游曠迴兮反亡無同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晉陶淵明

歸去來辭

晦翁云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定齋云世謂歸去來辭亦得漢魏賦體予以為不然賦家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說理張平子而下著意為之其律愈切而詞愈庳淵明萏沛然出肺腑如首云歸去來中間又云歸去來兮分為二篇而了無端緒如莊列言大道縱横飄忽而中自有繩削但人不得而窺蹈之耳愚謂此篇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揺揺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迺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

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乗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宋黄魯直

濂溪辭

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中歲乞身老于湓城有水名之曰濂溪茂叔短于取名而鋭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其畧如此愚謂此辭全用賦義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羮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蜺塵埃兮

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孥音不知何處散髮醉髙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宋楊誠齋

延陵懷古辭

序云予假守延陵益州來季子之墟也既而問諸故老古今之士或邑於斯或寓於斯獨三人焉作延陵懷古辭愚謂三辭實用賦義

延陵季子 吳季札也

荆之溪兮澹以幽惠之山兮雲侔思君子兮不見莽草木兮脩脩面句吳兮東而坐背朱方兮北卧齊楚豈不强而大兮吾王以妥賢於國其無裨兮不曰季子存而吳賀彼懵者之衢平去聲言兮謂兆亡於讓王弗丕承於考心兮用五湖之與三江祀太伯其忽諸兮顧襲礜於

子臧曾不知民無讓而不立兮自古皆有亡諏吔岵與
耡箕兮疇莫知其重輕若千乘與簞食兮絜豐約而則
明迨躬逢而利怵兮亦幾何而靡爭謂吾札之不懿兮
札亦恬受而茹聲思復思兮君子乾坤毀而日月息兮
則君子之亦死

蘭陵令 荀卿也

窸雲兮終風健順閉兮罔寸蹊之通喟葵丘踐土而迹
熄兮翔冀方岐山之與逢草堂蹊以鑄兵兮靡遺蒲於

董澤燕藂無趾而造齊兮楚毗而秦其魄鬭六王於一說兮微儀衍之舌而不國嗟若先生兮雖知時之不如儲唐虞之故冕兮鬻洙泗之敝袑秉方輪與折軸兮欲先鞭而疾驅豈不家捐而人棄兮載之萬世之亨衢伊素王兮中都若蘭陵兮聖之徒征九伯而佩六印兮睎二邑宰而不得俱儻不欲以天球玉磬而貿康瓠兮嗟爾後死者其舍諸

東坡先生

吹赤壁之月笛兮瞻黄州之雪堂彈湘妃之玉瑟兮織天孫之錦裳袑先生其來歸兮何必懐眉山之故鄉歷九州而猶隘兮誕置之祝融之汪酌乳泉以當醴兮飧荔子以為糧葺榕葉以作屋兮托桄榔之蔭以為堂驅海濤以入硯滴兮挽南斗文星於筆鋩昌黎兮歐陽視先生兮雁行韞不洩兮忠憤烱不揜兮文章乞鏡湖兮九閼營菟裘兮是邦予之來兮云暮與先生兮相望視履迹兮焉在問故宫兮就荒俯仰兮永懐渺山川兮蒼

蒼

古賦辯體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賦辯體卷十

元　祝堯　撰

外録下

文

昔漢賈生投文而後代以為賦葢名則文而義則賦也是以楚辭載韓柳諸文以為楚聲之續豈非以諸文並古賦之流歟今故録歴代文中之有賦義者于

此若夫賦中有文體者反不若此等之文為可入於

賦體云

六朝孔德璋 名稚圭

北山移文

北山者建康蔣山是也時周顒彦倫嘗隱此山後應名為海鹽令以事赴京欲再經此山德璋以彦倫不能終其隱節為此山之羞遂假山靈為言作移文以絕之迂齋云此篇當看節奏紆餘虛字轉摺然造語騷麗下字新奇所當詳味愚謂語麗字新乃六朝人所長亦所宜學但不可專事此爾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屣萬乘以如脱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
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黄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繆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長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

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壠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凄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淛右道怏長擯法筵久埋
敲朴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録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户摧絶無與歸石逕荒
凉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緑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唐李遐叔 名華

弔古戰場文

遐叔與蕭穎士齊名世號蕭李遐叔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俊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遐叔自疑過之常作弔古戰場文托之古人雜以梵書之庋以示穎士問曰今誰可及穎士曰君若精思便可至矣遐叔愕然而服愚謂此篇文體雖多然用賦之體亦不少分其文而取其賦儘有以露筆端處詳玩自見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

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将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
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氷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刄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主将驕敵期門受戰野
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隂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没脛堅氷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温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没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絶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

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

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

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

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

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時邪命邪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唐韓退之

弔田横文

鼂氏曰愈有大志不為世知故行經横墓感其義髙能得士而為文以弔之時唐宰相董晉為汴州緫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知巳然後終不引愈共天

下事故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横以謂夫茍如横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愚謂此篇雖無他寄託亦有感中之風義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自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脱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黨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茍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

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其來享

唐柳子厚

弔屈原文

晁氏曰宗元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其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愚謂此篇亦用比賦體而雜出於風興之義其迹原之心亦頗得之䀜翁嘗稱揚柳於楚辭逼真必非苟言者

後先生葢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音叶芒）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

鳶壤兮進御羔袖兆雞咿嚘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
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
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娭娭
笑語讒口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
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置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
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仲
尼之去舍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
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

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
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
與達故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
滔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
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見兮猶髣髴其文
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
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兮茍為是之荒茫
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

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内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芉為屈之幾何兮胡為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萇弘文

萇弘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泣政悦萇弘

而與之分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子厚哀弘以忠死故弔之云愚謂此文皆用比賦義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化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折隳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

王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翦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翺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申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余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刋版上帝以飛精兮黖寥廓而殄絶

竭馮雲以𢌿愬兮終寘寘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擔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茍端誠之内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文

燕昭王怨齊迺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昭王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田單間之毅畏誅遂奔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子厚傷毅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故弔之愚謂子厚三弔古文皆本於騷而用比賦之義為多然弔屈文意最佳弔萇弘次之弔樂毅又次之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徃顛傍偟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

直兮不慮後之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
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
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
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
之不長踸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
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操

風俗通云琴曲曰操操者言其窮阨猶不失其操也

然舜南風歌亦被之琴豈謂窮阨乎亦歌之別名爾晁氏曰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辭也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學離騷者惟約猶近之

尹伯奇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而作愚按古操極多但多是古詩今録履霜雉朝

飛二操者以其似騷而可入于賦也

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没不同兮恩有偏誰説顔兮知此寃末句疑有脱誤

牧犢子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有感而作愚謂此以比興而賦也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兮山阿我獨有命兮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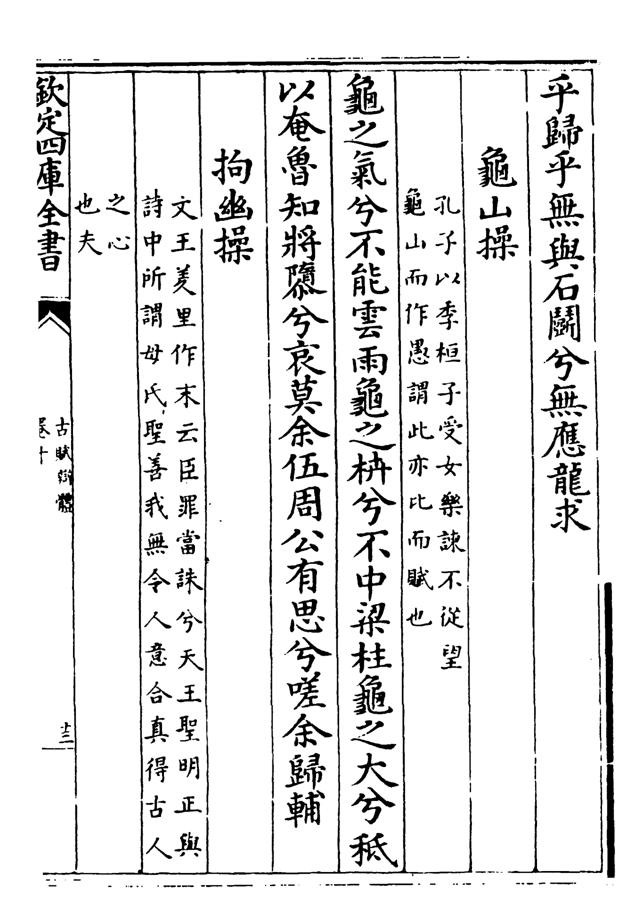
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韓退之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晁氏曰愈博學羣書奇辭奥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其取興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辭其刪六首者皆詩也愚按晁氏所取誠近騷今從之此篇則比而賦也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



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愚謂此亦比而賦也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秖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輔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末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正與詩中所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意合真得古人之心也夫

目搩搩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殘刑操

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作

愚謂此雖賦實有比義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漢蔡文姬 琰

胡笳

文姬漢中郎蔡邕女也嫁為衛仲道妻遭亂没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為生二子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重賂贖之歸於董祀文姬自傷失節而不能忘二子故作此晦翁云此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琰失身異域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琰猶知愧以自訟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琰母子無絶道若雄則反詘前哲以自文宜不得與琰比愚謂胡笳胡中樂也此辭乃其樂曲亦古琴操之類故以附操之後其義則賦而兼比興者也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

兮共哀悲煙雲蔽野兮䍐充斥志意乖兮義節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戎人逼我兮為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風兮為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絶志摧心折兮自悲嗟○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氊裘為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為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

拍戍衛悲蓄恨兮何時平○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
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兮人無主惟我薄命
兮沒戎土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共語
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雁南征兮欲
寄邊聲雁北歸兮為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
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飡夜聞隴水兮
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

悲來兮欲罷彈○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少弱兮少壯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故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侍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

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縁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絶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縁别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閔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

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遺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不謂殘生却得全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為去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

恩愛遺十有三拍兮弦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有盛衰惟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十有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胷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回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

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十有六拍兮意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心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為生我兮獨罹此殃○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虺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

入長安歎息欲絶兮淚闌干○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歌

漢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然騷中抽思篇有少歌荀卿賦篇内佹詩有少歌及漁父篇末又引滄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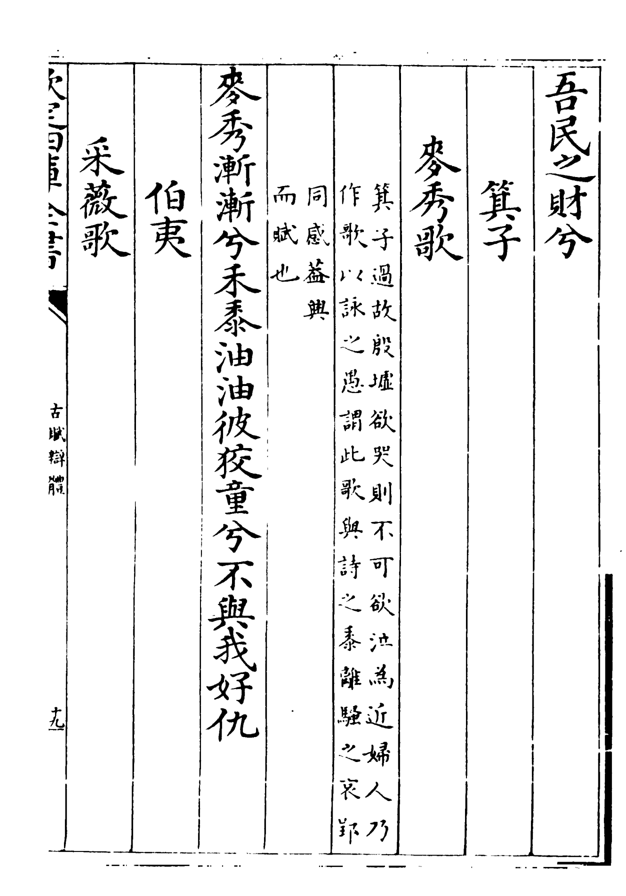
孺子歌則賦家亦用歌為辭未可泥不歌而誦之言也是故後代賦者多為歌以代亂亦有中間為歌者葢歌者樂家之音節與詩賦同出而異名爾今故載歷代本謂之歌而有六義可以助賦者

虞舜氏

南風歌

舜調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愚謂此歌亦琴操葢比而賦也

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

箕子

麥秀歌

箕子過故殷墟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歌以詠之愚謂此歌與詩之黍離騷之哀郢同感䀌興而賦也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仇

伯夷

采薇歌

伯夷諫伐不從采薇於首陽而歌愚謂此賦也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

獲麟歌 賦也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楚狂接輿

鳳兮歌

晦翁云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而德衰也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愚按此言則比而賦也四書中惟有此歌及滄浪孺子歌然滄浪歌已見騷篇内茲不重出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寡陶嬰

黃鵠歌

嬰魯門之女少養母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

魯人遂不復求愚謂此比而賦也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楚漁父

渡伍員歌

伍員逃楚入吳時欲渡江後騎追急漁父渡之而歌愚謂此直賦之義

日月昭昭兮寖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　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將奈何

榜枻越人

越人歌

晦翁云楚王弟鄂君泛舟榜枻越人扣棹而歌於周太師六詩之所謂興者有契焉愚按此言則賦之中有興義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

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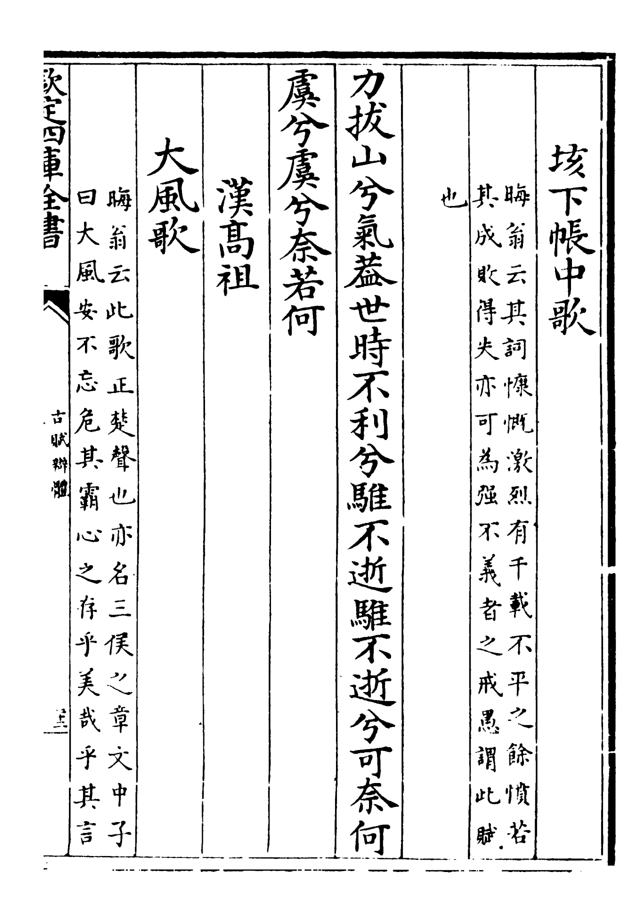
燕荆軻

易水歌

燕太子丹患秦攻伐無已使軻入秦刺秦王將發太子及賓客皆白衣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涕又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其詞悲壯激烈有足觀者愚謂此雖賦也起一句却兼比興之義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項羽



垓下帳中歌

晦翁云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亦可為强不義者之戒愚謂此賦也

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髙祖

大風歌

晦翁云此歌正楚聲也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

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三代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壯麗奇偉者也

愚謂此比而賦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

漢武帝

瓠子歌

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置決河東郡燒柴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揵為作歌詩二章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史記作房自此

梁楚無水災歸來子曰此歌乃閔然有顯神憂民惻怛之意愚謂此賦也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迫同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

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烏孫公主

烏孫公主歌

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莫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有為作歌詞悲哀愚謂此賦義也

吾家嫁我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氊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黄鵠兮歸故鄉

後漢梁鴻

五噫歌

鴻出京作此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愚謂此賦義也

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唐李太白

鳴皐歌

晦翁云白此篇近楚辭歸來子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愚謂此賦也其

閒出入六朝體與
楚辭終有徑庭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
徑度氷龍鱗兮難容舠邀仙人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
嘈霜崖縞練以含杳兮若長風扇海涌滄溟之波濤玄
猿緑羆舔錟炎危咆柯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峯
崢嶸以路絶挂星辰於巖嶅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
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
反顧之黄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

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崿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氤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嚬呻䰟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

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韓退之

盤谷歌

此篇雖歌也實賦也起一段如詩中至末一段如騷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

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古賦辯體卷十

刻古賦辯體跋

古賦辯體凡十卷前守無錫顧君與新嘗命工刻之未及告完尋陞廣東臬司憲副是時吉安節推金城吳君子貞來署府事踵而成之然中多遺闕譌誤覩者病焉偶得侍御大梁熊君子脩按蜀時所刻全本乃今方伯頴川張公南濵所校者因取而補正焉庶幾闕譌之病得少免於斯云嘉靖丁酉六月甲戌贛州府知府關中康河跋